

Antonio Pérez——一個華人僱傭兵與 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拓展**

李 毓 中*

摘 要

本文運用第一手的西班牙文史料，嘗試以一個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參與西班牙菲律賓總督 Luis 海外軍事行動為切入點，討論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在中南半島拓展的歷史，即其在 1596 年於柬埔寨以及 1598 年因風災滯留在廣州外海，一處被稱為「賓那 (El Pinal)」小島上的傳奇冒險經歷。並以宏觀的角度，探討擔任火繩槍手、鐵匠以及翻譯的華人小人物 Antonio Pérez，為西班牙效命 12 年後，如何自馬尼拉搭船渡過太平洋，航過大西洋來到西班牙，在此波全球化歷史變動的過程中為自己爭取利益。同時，藉由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的特殊際遇，分析十六世紀末海外華人在 Dasmariñas 家族對外擴張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西班牙人在柬埔寨所見閩南華人勢力茁壯稱王的概況。

關鍵詞：西班牙人、華人、菲律賓、柬埔寨、澳門

2014 年 12 月 11 日收稿，2015 年 12 月 7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3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 本文的寫作受惠於 Tonio Andrade 一文的啟發，見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4 (2010.12): 573-591。另外，對於 Juan Gil、金國平、湯開建、巫仁恕、康培德、陳宗仁教授與《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主持之「全球『澳門學』文獻調查與研究」計畫，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西班牙征服者之夢：一個卸任總督、兩個教士與一個華人僱傭兵的東南亞冒險事跡」（計畫編號 103-2410-H-007-062-MY2）的支持，表示個人誠摯的謝意。

一、前 言

塞維亞 (Sevilla)，1608 年 3 月 28 日，一份由 Antonio Pérez 署名所寫的請願書，被送進了該地掌管西班牙海外殖民地事務的印地亞斯委員會 (Consejo de Indias)。根據該請願書的陳述，這名已定居在菲律賓馬尼拉且自稱為 Antonio Pérez 的華人，¹ 曾為西班牙國王服務 12 年，參與過兩次非常危險的軍事行動，一次是在柬埔寨，另一次則是在離中國海岸十里格 (約 55 公里) 處西班牙人 (或簡稱為西人) 稱之為「賓那 (El Pinal)」的小島。² 甚至據稱因其為西班牙王室效力，因此「在許多工作中受傷，如槍傷、創傷，甚至被一桶火藥炸傷，使得一隻手臂嚴重受損，因此耗盡他的財產，甚至於他的兄弟們〔喪命〕，因此他現在非常窮困。但由於他已婚且有女兒，所以決定帶著希望，渡過如此廣闊的大海前來〔西班牙〕，請求國王陛下的恩賜讓他獲得酬報，同時也可以用他做一個範例，鼓勵在〔菲律賓〕那裡替國王陛下效命的外國人〔雇傭兵〕」。³

初見到這一份收藏在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的史料時，筆者深為此檔案的珍貴與獨特性感到驚訝。因為我們雖然可以從一些文件或前人的研究成果中，隱約的見到一些華人，搭乘「馬尼拉加雷翁 (El Galeon de Manila) 船」橫渡太平洋，然後在墨西哥擔任理髮師或其他的工作，⁴ 但繼續再渡過大西洋來到西班牙的華人，則是非常少見，更何況是一位從菲律賓來西班牙「上京請願」的人，且向國王強調如國王願意對他施恩，將有助於鼓勵菲律賓

1 筆者於 2011 年 5 月找到有關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的史料，後於 2013 年 9 月因參加西班牙「發現」太平洋五百週年研討會時獲 Don Juan Gil 贈書，方知他已於 2011 年將有關 Antonio Pérez 的部分史料傳抄出版，見 Juan Gil, *La India y el Lejano Oriente en la Sevilla del Siglo de Oro*(Sevilla: Biblioteca de Temas Sevillanos, 2011), pp. 290-296.

2 西人所提之「賓那」島，據金國平的推論為虎跳門，見金國平，〈O Pinhal 與 El Pinal 考〉，收於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 324-343。

3 A.G.I.(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Filipinas 5, N. 57.

4 有關華人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歷史，見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3)，頁 144-149。

的非西班牙人更願意為西班牙王室效命。筆者鑽研西班牙史料多年來，首次見到如此特別的史料。⁵

令人吃驚的還不只這些，因為 Antonio Pérez 向西班牙國王請求的恩賜相當「多元」，內容如下：

請求恩賜其馬尼拉華人官方翻譯及其社區與監獄 (cárcel) 的警長 (alcuicil mayor) 職務，上述職務為終身職，且未來可由其子嗣繼承，或可指定此繼承權，以便他能〔協助西人〕處理上述這些華人的事務，據稱這些職務是必須的，因為每次任命新總督時都得疲於尋找最合適的人擔任此職務，且往往很難找到，特別是此一職務是無給職的。因此，與此同時，已懇求國王陛下派令一份足夠的薪水，以及如同馬尼拉的〔西人〕居民一般可分配到與新西班牙〔墨西哥〕貿易船的一噸〔載貨權〕。如果獲得此恩賜，他便能一如既往般地，隨時替國王陛下效命。⁶

簡單來說，他希望國王給予他四項恩賜，分別是：1. 擔任馬尼拉華人社區與監獄的官方翻譯以及警長的無給職職務，2. 該職務為終身職且未來還可由其子嗣繼承，或可指定此繼承權，3. 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馬尼拉加雷翁船」貿易，他可以如同西班牙人一樣分到一噸〔載貨權〕，4. 給予他一個帶薪公職，以維持他的生計。

想當然爾，一名華人在四百多年前的十七世紀初踏上塞維亞港時，一定引起了許多西班牙人的好奇與佇足，但對於今日的我們，特別是投入此歷史領域的研究者而言，比較有興趣探究的是，究竟什麼樣的經歷與能力，讓這名僅擔任西班牙雇傭兵的澳門華人，能遠渡兩個大洋來到這個在十七世紀初全世界最重要的貿易港口——西班牙的塞維亞，然後為他個人的利益向西班牙君王提出請求？而其所聲稱參與的兩次軍事行動，事實上又與十六世紀末西班牙在東亞的拓展息息相關，若非一些意外因素，十七世紀的中南半島或許便將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美國學者 Tonio Andrade (歐陽泰) 曾寫過一篇相當令人激賞的文章〈一

5 有關十六、十七世紀馬尼拉華人歷史及相關經貿檔案的史料，Juan Gil 亦出版一重要的史料彙編集，見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 XVI y XVII*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11).

6 A.G.I., Filipinas 5, N. 57.

個中國農夫、兩個非洲男孩與一個將軍：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⁷ 在該文中他運用其史家的技藝，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小人物——一個離鄉背井的華人農夫 Sait，在移居當時由荷蘭人侵占統治下的臺灣後，如何在十七世紀中葉後半東、西方動盪的相遇過程，以及跨文化的接觸與歷史巨浪波濤中，面對鄭成功大軍與荷蘭守軍的戰爭，為自己的身家尋找存活的机会，並指出若是荷蘭人根據 Sait 所提供的情報，採堅壁清野的戰略與鄭成功對抗，或許明鄭最後將被迫因缺糧而撤出臺灣，最終改變整個東亞海域的歷史發展，也就是他所說的「如何以一個人的規模來書寫全球的觀點」。文中諸多觀點及歷史寫作的手法，給予筆者頗多啟發。

相對於 Tonio Andrade 文中，那個被荷蘭人稱為 Sait，沒有留下中文姓名的臺灣華人農夫而言，筆者所見到有關 Antonio Pérez 的史料，雖沒有那種或許可以改變世界歷史發展的偶然「機會」，⁸ 但 Antonio Pérez 所聲稱曾參與的兩次軍事行動，以及隻身搭乘西班牙的船隻，渡過太平洋、大西洋前往西班牙的獨特「全球脈絡下個人生命故事」的傳奇經歷，或許可以呼應 Tonio Andrade 文中結語所言的：「或許當你讀到這裡的時候，你也想到了一個故事，請把他講出來。讓我們再現這個相互緊密相連的世界的歷史，一次講述一個故事」。⁹

因此，接下來就讓筆者東施效顰，以近十件直接提及 Antonio Pérez 的西班牙文史料及相關文獻，帶領讀者進入十六世紀末的東亞，說說我所知道的，

7 中文譯本見歐陽泰著，王玖玖譯，〈一個中國農夫、兩個非洲男孩與一個將軍：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全球史評論》第 7 輯(2015.1): 44-62。

8 即如果荷蘭人接受華人農夫 Sait 的建議，採取守勢封鎖臺灣海岸，切斷鄭成功的海外補給，進而逼退鄭軍，或許最後的結果將有所不同，見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4(2010.12): 578-579，亦可見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12），頁 248-272。

9 歐陽泰著，王玖玖譯，〈一個中國農夫、兩個非洲男孩與一個將軍：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全球史評論》第 7 輯(2015.1): 62。

華人雇傭兵 Antonio Pérez 如何與這些伊比利亞 (Iberia) 人¹⁰ 一同冒險的故事。

二、Antonio Pérez 所處的時代

根據現有的西班牙文史料來看，Antonio Pérez 應該出生於 1582 年左右，¹¹ 也就是西班牙耶穌會士 Alonso Sanchez 自馬尼拉前往澳門，告知葡萄牙人有關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 (Felipe II) 兼領葡萄牙王位的那一年。而距離西人 1571 年在馬尼拉設立其主要殖民據點，也不過是 11 年後的事。在這段期間西人以美洲的白銀為他們的經濟後盾，用相較於東亞地區更為精進的火炮為其殖民的工具，逐漸地鞏固他們在所謂的「菲律賓」群島的統治。

與此同時，當時自稱是「卡斯提亞 (Castilla)」的西人，還意圖向菲律賓群島以外的地區進行拓展，一方面希望向北能與中國、日本建立交流的管道，另一方面仍繼續南進，企圖將盛產香料的摩鹿加群島納入其統治。¹² 這樣的想法，主要是想要仿效其前人，如被西班牙王室賜予「征服者 (Conquistador)」頭銜的 Hernán Cortés 在墨西哥征服阿茲特克 (Azteca)，以及 Francisco Pizarro 在秘魯征掠印加 (Inca) 帝國般，也能在東亞 (含東北亞及東南亞) 海域或陸地上取得新的疆土及「征服者」頭銜，來獲得個人的榮耀與巨額的財富。而前面提及的 Alonso Sanchez 神父等人與當時的菲律賓總督 Santiago de Vera，甚至還曾在 1586 年向菲力普二世提出過征服中國的計畫，¹³ 幸而菲力普二世對當時的西班牙國力仍有些自知之明，方讓這些因野

10 指伊比利半島上的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

11 根據西班牙的管理規定，任何人前往海外殖民地皆需要獲得兩位人士替其作證，方能獲得許可。依據 1610 年 6 月 19 日 Diego de Aduarte 及 Pedro Matía 兩位修士的證詞，可知 Antonio Pérez 當時為 28 歲，由此推算他生於 1582 年左右，見 A.G.I., Contratación 5317, N. 2, R. 49.

12 見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和臺灣 (1565-1642)〉，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31-48。

13 有關此計畫，見 Manel Ollé, *La empresa de China: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Barcelona: Quaderns Crema, 2002), pp. 135-164.

心暈了頭的「征服者」們，將佔據中國的企圖轉向東南亞地區。¹⁴

1582 年在澳門出生的 Antonio Pérez，是何時、如何又為何來到馬尼拉？可惜現有的資料並無法讓我們得知更多關於他來到馬尼拉前生涯的資訊。有可能如同另一個廣州的華人 Sebastián de Pereda 般，是因為擔任僕人而被帶到馬尼拉，甚至抵達西班牙本土。¹⁵ 但另一方面，從其姓名來看，他應該是名自小便受洗的澳門華人，而他的葡文姓名應該是「António Pires」。「António」是他的名字，「Pires」則可能是受自於他的葡萄牙教父的姓氏，也就是說他在澳門的人際關係網絡，應該與一位「Pires」的人士有關。雖無法確定 Antonio Pérez 如何與何時到達馬尼拉，但可以肯定的是，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至十七世紀初的這一段時期，是東亞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整個東亞局勢因為一些新的事件，而有了重大的歷史變化。首先，是一個新的野心勃勃西班牙家族，在 1590 年 5 月 31 日率領了 270 名士兵（另一說為 400 名）自西班牙經墨西哥抵達馬尼拉，¹⁶ 他們就是履新的菲律賓總督 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以下簡稱 Gómez）以及其當時年約 22 歲的兒子 Luis Pérez Dasmariñas（以下簡稱 Luis），而後者在 1593 年因他父親的意外過世，繼任為代理總督。

14 Boxer 認為此時期伊比利亞人在東南亞的擴張，是出於葡人遭受穆斯林勢力的威脅而發想，後來則是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為發展其經濟力量而與葡人結合，見 C. R. Boxer, "Portuguese and Spanish Projects for the Conquest of South East Asia, 1580-160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2(1969): 118-136. 後收錄於 Paul H. Kratoska, ed.,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1: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before 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26-140.

15 名為 Sebastián de Pereda 的廣州華人，是在 1597 年 5 月 24 日以擔任 Francisco de Ortega 修士僕人的名義，在塞維亞申請返回菲律賓，因此可推論該名華人也是經由澳門來到馬尼拉，再前往西班牙，見 A.G.I., Contratación 5253, N. 1, R. 21。其他華人由澳門轉往馬尼拉的例子，可參考後來著名的鄭芝龍，他也是在澳門先受洗而獲教名「Nicolas」，再轉往馬尼拉謀生，見李毓中，〈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16.2(1998.12): 32。

16 有關抵達日期及士兵人數 270 名，見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adrid: Ediciones Polifemo, 1997), p. 98. 有關士兵人數 400 名的說法，則是引自 Luis Pérez Dasmariñas 的下屬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的回憶錄，見 John Newsome Crossley,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and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in the Golden Age* (Farnham: Ashgate, 2011), p. 201.

在 Gómez 擔任菲律賓總督時期，因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兼任葡萄牙國王之故，使得自大航海時代以來，一直與西班牙處於競爭狀態的葡萄牙人，也在此時成爲西班牙國王的子民。如果兩者聯手，在東南亞地區幾無可與之匹敵的對手，因此整個馬尼拉蘊釀著一股樂觀的向外拓展氣氛，而 Gómez 首要的目標，就是菲律賓群島南方的摩鹿加群島；另一方面，在 Gómez 籌備遠征軍的同時，也是在 1590 年方統一本不久前的豐臣秀吉，受到常常渡海到呂宋經商的原田喜右衛門峻使，於 1592 年派人向菲律賓總督遞交了要西班牙人服從日本的國書。¹⁷

此事讓西人感到擔憂，而對征服摩鹿加群島之行猶豫不決，與此同時，同年 5 月一名活躍在中南半島上的葡人 Diego Beloso，以柬埔寨國王使節的身分，帶來遭受暹羅入侵威脅的柬埔寨國王求援書信，請求西人出兵支援柬埔寨，甚至還表示願意臣服於西班牙之下。只是此時正急著覬覦摩鹿加群島香料的 Gómez，對於柬埔寨並無太大的興趣，因此便以回贈禮物的方式，婉拒了柬埔寨國王的求援。

到了 1593 年的下半年，或許是西人已接獲日本在朝鮮的戰事陷入膠著，南侵呂宋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之故，讓 Gómez 判斷此時是西班牙征服摩鹿加群島的大好時機，因此便在同年 10 月 17 日率領遠征軍，加上 250 名被徵召而來的馬尼拉華人助戰，自馬尼拉出發前往宿霧（Cebu），以便其子 Luis 的先遣部隊在該地會合。¹⁸ 10 月 25 日，當 Gómez 的船隊在八打雁（Batangas）地區的聖地牙哥（Santiago）角停泊過夜時，沒想到因 Gómez 在航行中鞭虐船上擔任划槳手的華人，而遭華人潘和五等人趁夜將酒醉的西班牙人以及 Gómez 殺害，提早結束了 Gómez 想獲得摩鹿加群島「征服者」封號的夢想。¹⁹

17 該書信送達馬尼拉時，剛好也就是 1592 年 4 月日本派出小西行長大軍跨海攻打朝鮮的時間（日本史稱之為文祿之役，中國史則稱之為壬辰之役）。有關此段期間日本與呂宋之間的關係，可參考（日）岩生成一，《日本の歴史》（東京：中公文庫，1971），頁 97-129，以及（日）中島樂章，〈14-16 世紀，東アジア貿易秩序の変容と再編——朝貢体制から 1570 年システムへ〉，《社會經濟史學》76.4(2011.2): 3-26。

18 有關十六世紀末東亞局勢變化下的菲律賓局勢，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 113-127。

19 此一事件爆發的主因，是由於菲督強徵華人擔任划槳帆船（galera）划槳手及雇傭兵，又在航程中因華人無法達到其要求的船速，而動輒以鞭刑虐待華人，最後引起華人的

由於 Gómez 率軍出發前，擔心其若不幸陣亡，因此將指定其子 Luis 擔任代理總督一職的密令，交由 Diego Muñoz 神父保管。沒想到 Luis 接獲其父 Gómez 被殺消息趕回馬尼拉時，其父親的政敵 Pedro de Rojas 及其黨人，已推舉 Pedro de Rojas 為代理總督奪取了政權。最後 Luis 幾經波折，才從 Pedro de Rojas 手中搶回政權成為代理總督，²⁰ 此時的他才 25 歲。

Luis 接任菲律賓總督後，遭逢此殺父之仇的他，並未以屠殺馬尼拉當地華人的方式來報仇，而是用「革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較理性的方式，將馬尼拉人數眾多的華人遣返回中國。並派遣神職人員到中國向明朝官員投訴其父慘遭殺害之事，希望明朝政府能協助他緝捕殺害 Gómez 的華人。但是潘和五等人搶得西班牙船隻後，便橫渡南中國海漂到廣南，船上的財寶與兵器也被廣南國王所掠奪。根據中文史料的說法，最後只有自廣南搭船返回中國的郭惟太等 32 人遭到法辦，而潘和五與其他人則是滯留在廣南一帶後消失在異鄉。但根據西人 Antonio de Morga 的說法，則是這些人後來又逃到了麻六甲，且被當地的葡萄牙 Francisco de Silva de Meneses 大隊長 (Capitán Mayor) 捕獲送往馬尼拉就審。²¹

中文史料對於潘和五等人被迫加入遠征摩鹿加艦隊的過程，有如下的描述：「酋郎雷氏敝裏系勝（應是 Don Luis Pérez Dasmariñas 的譯音，此處係中文文獻誤混父子之名之故）征美洛居（即摩鹿加）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政和堂集》曰：高肖為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為哨官，鄭振岳為通事，郭惟太等為兵」。²² 西文史料則有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在其 1621 年的回憶錄裡，提到這些華人是攜帶武器並領有薪資上

群情激憤，認為「不若殺酋以洩吾忿，勝則揚帆故鄉；即不勝，死未晚也」，而趁夜刺殺總督 Gómez 及同船之西班牙人。見明·張燮著，《東西洋考》，收於謝方校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5》（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89-91。

20 見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p. 82-86, 以及 John Newsome Crossley,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and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in the Golden Age*, p. 203.

21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 88.

22 此處之《政和堂集》為許孚遠《敬和堂集》之誤。見明·張燮著，《東西洋考》，收於謝方校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5》，頁 89-90。

船的。²³ 也就是說，以高肖為把總、潘和五等人為哨官、鄭振岳為通事等兩百多位的華人，就某種形式上也算是西人的雇傭兵。這正可說明在 Antonio Pérez 替西人效命戰場之前，西人僱用華人協助軍事上的工作，應已存在於馬尼拉。

三、「雇傭兵」 Antonio Pérez

華人擔任歐洲人的雇傭兵，有什麼特別之處嗎？或許我們可以從明朝中葉嘉靖年間，更確切地說是十六世紀四十年代華人與葡人在浙閩一帶的非法貿易活動來談起。十六世紀初葡人抵達東亞，改變了原有以琉球華人為仲介的東亞貿易結構，取而代之的是華商與葡人相結合經營的走私貿易，不久日本人也加入華人的走私集團，而後演變成眾所周知的倭寇之禍，從非法貿易變成了武裝的劫掠。到了五十年代後則出現了較純粹由華人組成的海盜集團，如許朝光、曾一本、林朝曦、許恩、林道乾及林鳳等集團在東南沿海四處掠奪，林鳳甚至還在 1574 年偷襲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差一點就將初抵該地的西班牙殖民者逐出東亞。²⁴

但自此之後，1570 年至 1590 年之間中國沿海海盜騷擾的事件似乎逐漸地減少，直到萬曆晚期至天啓年間才再度更加活躍起來。這些被官方稱之為海賊，以貿易為利、以海維生的人們，真的是因為明朝官府的征勦與招撫而棄暗投明，還是因為 1567 年的隆慶開放海禁，改變了他們亦商亦盜的謀生方式，轉而前往海外，甚至「流寓」於東南亞各地就近經營貿易呢？就如同林道乾遁往北大年，林朝曦在三佛齊擔任番舶長，以及萬餘漳泉人士在馬尼

23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在 1621 年所寫的回憶錄，名為「菲律賓群島教務總代表致國王陛下有關如何保有菲島及摩鹿加群島財富的報告與回憶錄（Memorial y Relacion para su Magestad del Procurador General de las Filipinas de lo conviene remedior y de la riqueza que ay en ellas, y en las Islas del Maluco）」，見 John Newsome Crossley,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and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in the Golden Age*, p. 202.

24 有關林鳳攻打馬尼拉的研究很多，如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1963）。但以近來利用新史料劉堯誨《督撫疏議》進行研究的湯開建論文，最為深入詳實，請參考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蹟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歷史研究》2012.6: 43-65。

拉「壓冬」²⁵一般，答案或許已相當清楚。

西人自 1571 年在馬尼拉設立據點後，經太平洋運來美洲的銀幣，迅速地吸引了大量的漳泉人士遷往該地，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便有上萬華人在該地謀生，進而發展出西方殖民者、華人與當地原住民共處一地，藉由商業往來或手工業的發展而緊密生活在一起的「複式社會 (plural society)」。²⁶ 人數極少的西班牙人，需要大量華人提供勞力來建設與發展這個殖民城市，但更需要的是，大量的華人僕役或手工業者來維持他們的食衣住行。也就是說 Antonio Pérez 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華人大批前往海外，加入歐洲人的殖民社會，並有機會更接近西班牙人，來學習與模仿西方技術或事物的「全球化」初始年代。

但除此之外，還有少部分的華人，則是直接或被迫加入，來替葡、西人效力。主因是葡、西抵達東亞加入此區域的貿易後，由於缺乏船上的勞力甚至兵力，因此往往會雇用東亞的在地人士為其服務。²⁷ 例如葡人在經營日本與澳門之間貿易時，航行中常雇用華人擔任水手甚至於領航員，所以在一些船難史料中便可見到葡人、華人、日本人、黑人，²⁸ 甚至朝鮮人雜處一船的情形，形成多族群人士共乘一船的特有現象，²⁹ 至於前面已提及的華人潘和五等人，則或許較接近被迫的類型。

Antonio Pérez 可能自小便在澳門受洗，因此得以有機會學會葡萄牙語，後來又因未知的因素來到馬尼拉，而由於葡、西語言的接近，加上他很年輕

25 指因為受限於冬季的東北風無法自呂宋回航至福建，而被迫在馬尼拉過冬，最後進而僑居在該地。

26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4(2010.12): 578.

27 G. V. Scammell, "Indigenous Assista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ortuguese Power in A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 14.1(1980.2): 1-11, 後收錄於 Paul H. Kratoska, ed.,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1: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before 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41-150.

28 此時期的黑人主要是指非洲的黑人，但亦可能泛指南亞及東南亞等地皮膚黝黑的民族。

29 陳波，〈被擄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軍——以朝鮮史料《事大文軌》為中心〉，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73-79。

適合學習新的語言，所以他才會具有能力充當西人的翻譯。至於他從何處學得火器的製作或使用，筆者揣測應該不是在 1596 年遠征柬埔寨時，才從軍旅生涯中學會的，而是從他的「主人」或友人那裡。因為這些專業知識與技能，並不是短期間便可熟練運用的。另外，據 Antonio Pérez 請求西班牙國王恩賜他，擔任馬尼拉華人社區官方翻譯職務的史料來看，顯示 Antonio Pérez 之前所擔任的翻譯工作，一定是包括了中文與西班牙文的翻譯工作；同時，史料提及他在軍旅中還擔任火繩槍兵與鐵匠一職，也就是說他不但能打鐵鍛造，也會修繕火繩槍等兵器，若他不是長期與葡、西社會接觸與學習，很難想像一名華人有如此的環境，習得這麼多在那個時代特有的專長。

Antonio Pérez 的特殊專長，以及他天主教徒的身分，固然提供了他加入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遠征柬埔寨與滯留「賓那」港的機會，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樣的條件，讓他最後能前往西班牙的塞維亞，向印地亞斯委員會提出他所希望的國王恩賜呢？雖然在浩瀚的檔案中找尋解答是極其困難的，但最後將拼圖拼出後，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 Antonio Pérez 實是「依附」於某西班牙人，所以才會參與柬埔寨的軍事行動，然後再與一些重要的人物，或是當時還不甚重要，而後變得重要的人共事過，得以進入了西班牙人的人脈網絡中，進而成爲此一集團的成員，方有後面的際遇前往西班牙。而這一點，亦可以從他向西班牙國王請求給予他的恩賜內容，看出端倪。

首先，Antonio Pérez 向西班牙國王提出的請求，並不是賜予他一大筆錢財，而是許多特殊的職務與權利，例如他要求擔任馬尼拉華人社區巴利安 (parian)³⁰ 警長及官方翻譯的職務，且此一職務還可由其子嗣繼承，或指定某人繼承此一權利來看，也就是說 Antonio Pérez 是準備好在必要時，可以將此職務賣給出得起好價錢的人。因為，「售官 (Venta de oficios)」這件事，在西班牙海外殖民地是合法的，如同 1681 年刊行的《印地亞斯法典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Indias)》所載，³¹ 根據該法典第八卷第

30 有關馬尼拉華人社區的討論，見李毓中，〈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菲律賓賓華人生活 (1571-1800)〉，《第九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5)，頁 437-477。

31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Indias*(Madrid: Cultural Hispánica, 1973)，該版為 1681 年原版的重印本；以下縮寫為 *Recopilación*。

二十節：「售官」的第一條：「依法下令印地亞斯地區得以售官。」該法條的基礎是來自於 1522、1557、1581 等年，各個時期西班牙國王所頒布的國王敕令：第三條「原住民村鎮的公證人（*escribania*）以及警長的職務，得以販售」，³² 顯示 Antonio Pérez 對於馬尼拉當地華人社區公職可以販售一事，應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再根據其他文獻所載，馬尼拉當地警長一職最高曾以兩萬匹索售出，即使偏遠地區也可賣得數百匹索，³³ 相當於一個西班牙殖民地中高級官員一年所得。Antonio Pérez 會要求警長一職，顯示出他清楚瞭解，在菲律賓為無給職的警長，其實是個獲利甚高的職務。如果再加上他所要求的，可以掌握華人與西人溝通管道的「官方翻譯」一職，等於整個華人社區都可能落入 Antonio Pérez 的掌控中，其「收入」之豐厚，自然是不言而喻。

至於 Antonio Pérez 所提出的另一請求，希望西班牙國王賜予他太平洋貿易加雷翁船一噸載貨權。加雷翁船是西人將美洲白銀運往亞洲，再將亞洲商品特別是中國的絲綢、棉布及瓷器運往墨西哥、秘魯以及西班牙母國的唯一運輸工具，每年馬尼拉加雷翁船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時，所有的美洲西班牙商人都會在這裡聚集，進行盛況空前的市集貿易，然後再將東方的商品運至秘魯的利馬（*Lima*），或是再從維拉克魯斯（*Veracruz*）出海渡過大西洋抵達西班牙的塞維亞。³⁴ Antonio Pérez 跟著這些中國商品進行跨洲旅行，見到全世界財富聚集於塞維亞港，對他造成莫大衝擊的同時，是否能具體瞭解到中國商品「全球化」過程的來龍去脈，已不得而知。但顯然地，他對此一貿易所帶來的利益，絕對是有所體會的，也因此，他雖只要求一噸載貨權，³⁵ 但在一年兩艘加雷翁船的太平洋貿易總量上，仍是相當具有分量的。³⁶

32 見 *Recopilación*, Tomo 3, Libro 8, Titulo 20, Ley 1, 3, fol. 93-94.

33 金應熙主編，《菲律賓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頁 137。

34 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頁 92-97。

35 澳門的葡人亦有類似的分配載貨權，例如對日本進行的絲貨貿易中，不只是澳門的葡人，連當地的華人居民亦可分配到特定的額度，見 Michael Cooper, "The Mechanics of the Macao-Nagasaki Silk Trade," *Monumenta Nipponica* 27.4 (Winter 1972): 423-433.

36 根據十七世紀後半，二十艘往來大西洋加雷翁船的平均噸數來推算，每艘加雷翁船的噸數約 700 噸，見 Fernando Serrano Mangas, *Los Galeones de la Carrera de Indias*,

但事實上，Antonio Pérez 之所以會提出此請求，實與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擔任菲律賓教務總代表（Procurador General）一職有關。Hernando 在 1604 年底呈請西班牙國王施恩，讓馬尼拉的西班牙市議員（regidor）擁有太平洋貿易載貨權，不過這些西人的請求，僅僅是半噸的載貨權，³⁷ 而 Antonio Pérez 所要求的卻是一噸，再加上前述的要求，可見 Antonio Pérez 對他曾為西班牙效的力，自視應該不小！

Antonio Pérez 真有如此精明能幹，瞭解西人的行政與法律諸多繁文縟節與規定，提出這些請求嗎？當然是不可能。因此從 Antonio Pérez 的「上京請願」及其請求，絕對是經過巧妙的事前安排，且有重要的西班牙人士給予其協助，此點且容筆者後面陳述。接下來先讓我們瞭解，Antonio Pérez 引以為傲的遠征柬埔寨及滯留「賓那」港事件，究竟其前因後果是什麼？其過程又為何？

四、1596 年的遠征柬埔寨

Pérez Dasmariñas 家族，本就是抱著「征服者」之夢來到東亞，因此 Gómez 子 Luis 雖年輕，卻亦是個懷有此夢的西班牙人。且剛好就在他繼承死去的父親為總督一職後不久，在中南半島上冒險尋找機會的伊比利亞集團成員 Blas Ruiz 等人又陸續回到馬尼拉，³⁸ 並且對 Luis 展開了遊說。當時的局勢演變是暹羅已入侵柬埔寨，使得中南半島的局勢陷入了一片混亂，暹羅、寮國、占城及柬埔寨等各小王國之間的勢力面臨重整，因此 Luis 認為此時是一個最好的時機，於是與馬尼拉各方討論後，最後決定派出一個以志願者為主力的遠征軍，參與解救柬埔寨國王的計劃，而 Antonio Pérez 也在此遠征軍之列。

今日想要瞭解 Antonio Pérez 所參與的遠征柬埔寨行動，受限於他本人並

1650-1700(Sevill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CSIC, 1985), pp. 18-19.

37 A.G.I., Filipinas 27, N. 51.

38 其主要成員有葡萄牙人 Diego Beloso、西班牙人 Blas Ruiz 等，還有兩位方濟會與三位道明會的傳教士，見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Sevilla: Ediciones Espuela de Plata, 2008), p. 72.

無留下任何傳記或書信，所以無法從他的角度來瞭解西班牙遠征柬埔寨之行的發展，因此得靠相關的西班牙史料，來間接地拼湊出 Antonio Pérez 在柬埔寨的身影。而目前有關西班牙遠征柬埔寨的史料，主要來源有三，分別是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Gabriel de San Antonio 兩人根據他們親身經歷所寫且出版的報告，³⁹ 以及前面已提到的 1621 年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的回憶錄。⁴⁰

遠征柬埔寨之行於 1596 年 1 月 19 日展開，由 Juan Juárez Gallinato 擔任司令（general）一職，率領 Diego Beloso、Blas Ruiz 等共 120 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一些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與菲律賓原住民，搭乘兩艘中式帆船（junco）及一艘快艇（fragata），浩浩蕩蕩地出發前往中南半島，⁴¹ 找尋開疆闢土的可能性。⁴² 除此之外，有如西班牙人在南美洲印加帝國的征服模式，Vicente de Valverde 神父伴隨在遠征隊伍中一般，西班牙柬埔寨遠征軍中亦有 Alonso Ximenez 神父，以及本文前面已提及，此時仍只是擔任 Alonso Ximenez 神父助理的 Diego de Aduarte，以及另一位修士弟兄 Juan Deza 同行。

較為特別的是，根據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的陳述，同為教士的他也參與了柬埔寨的遠征，但其他西人的報告裡卻都未提到他；或許是此時的他如同上述 Diego de Aduarte 一般，在第一次遠征柬埔寨時，這兩位教士尚不是重要的人物。但不管如何，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Diego de Aduarte 兩個教士，以及一個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三個人的關係，應該就

39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Gabriel de San Antonio, “Descripción del reino de Champa, y costumbres de los naturales,” *Breve y Verdadera Relacion de los Sucesos del Reino de Camboxa, 1604*, in Roberto Ferrando, ed., *Relaciones de la Camboya y el Japón* (Madrid: Historia 16, 1988).

40 主要可參考 Florentino Rodao, *Espanoles en Siam (1540-1939): Una aportación al estudio de la presencia hispana en Asi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97), pp. 18-32; C. R. Boxer and B. P. Groslier,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8).

41 Roberto Ferrando, ed., *Relaciones de la Camboya y el Japón*, p. 54;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p. 77.

42 另一說則是 40 名西班牙士兵，再加上 130 名志願者，見 John Newsome Crossley,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and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in the Golden Age*, p. 44.

是緣起於這次的柬埔寨之行。⁴³

Juan Juárez Gallinato 所率領的船隊，離開馬尼拉灣後採取了較為危險的航線，即直接從呂宋島的西南西方，穿過暗礁密佈的南中國海前往柬埔寨，但不久便遇到暴風雨，使得 Blas Ruiz 所率的船隻反而漂到海南島附近，再從那裡往南沿越南海岸航至柬埔寨的入口湄公河。據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的說法是在「光榮使徒聖·馬提亞斯（San Matías）日」抵達該地，也就是 1596 年的 2 月 24 日。⁴⁴ 至於 Diego Beloso 的船則是在 20 天後到達，⁴⁵ 此時的柬埔寨已有一位名為 Nacaparan Prabantul 的華人，在邱度慕克（Churdumuco，即今日的金邊）受柬埔寨人支持被擁立為王。

反倒是艦隊司令 Juan Juárez Gallinato 的船，被暴風雨帶往南方漂至今日的新加坡，直到同年的五月中才到達柬埔寨，只是迎接他的卻不是好消息，而是 Blas Ruiz、Diego Beloso 與華人柬埔寨土王 Nacaparan Prabantul 不和，後又與柬埔寨的華商發生嚴重衝突，不到百名的西班牙人與三千名漳泉人士（Chincheo）⁴⁶ 開戰，西人在擊斃三百名漳州人後，⁴⁷ 帶著華人的商貨撤離。只是艦隊司令 Juan Juárez Gallinato 對於 Blas Ruiz 等人宣稱是華人挑釁引發衝突的說法，一點也不相信，且不願再與他倆為伍，便帶領艦隊於 7 月 10 日航向湄公河下游撤離柬埔寨，來到今日越南南部一帶的古占城與廣南地

43 相關的人物還有 Juan Mexía Salido, Diego Mexía Peralta, Juan Bautista de Mondragón, Pablo Garrucho, Pedro Sevil, Miguel Aguado, Pedro Basurto 等隊長以及 Miguel Jaque de los Ríos 尉官，見 Roberto Ferrando, ed., *Relaciones de la Camboya y el Japón*, pp. 54-55.

44 在天主教節慶中，「光榮使徒聖·馬提亞斯日」存在三種不同的日子，分別是羅馬的 5 月 14 日，東方教區的 8 月 9 日，以及其他地區的 2 月 24 日。另外 Bernard Philippe Groslier 的看法，則是 2 月 8 日，見 C. R. Boxer and B. P. Groslier,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Ie siècle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p. 41.

45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pp. 82-88.

46 「chincheo」一詞，若按狹義的解釋通常指的是漳州人，但事實上對於西班牙人而言，很難分出漳、泉人士的差別，甚至在廣義上，該詞可用來指稱福建人，為能在廣義與狹義間達到平衡，此處譯為漳泉人士。

47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p. 87.

區。⁴⁸

Diego Belloso 與 Blas Ruiz 嘗試說服艦隊司令 Juan Juárez Gallinato，他們在柬埔寨與華人的衝突是合理的，但顯然 Juan Juárez Gallinato 看穿了 Diego Belloso 與 Blas Ruiz 的謊言，因此他訓斥了這些人在他不在時的無賴行徑，並且沒收了他們從華人、柬埔寨人那裡得來的贓物。之後 Diego Belloso 和 Blas Ruiz 告訴 Juan Juárez Gallinato，前總督 Gómez 被華人殺害遭奪走的船隻在廣南（Cochinchina），而且廣南王還保留著該船上的西班牙王室旗幟與火炮的消息。

而後，Juan Juárez Gallinato 爲了要打發他們離開，便允許 Diego Belloso 與 Blas Ruiz 的請求，讓他們上岸前往寮國，繼續他們的冒險事業。而 Juan Juárez Gallinato 本人則是率領西班牙艦隊，來到廣南洽談索回西班牙皇室旗幟、火炮與船隻的事宜，沒想到卻遭到廣南人的攻擊。廣南人認爲西人沒有防禦，因此派遣火船來攻擊西班牙船艦，同時，還有許多火繩槍部隊在岸上騷擾西人。雖然西人擊退了這些攻擊，但最後仍無法索回 Gómez 遺物，只好黯然地駛離廣南返回菲律賓，結束了第一次的柬埔寨遠征之行。此時 Juan Juárez Gallinato 所見到的馬尼拉政治局勢，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爲當他率艦隊離開馬尼拉前往柬埔寨後不久，新任的菲律賓總督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便在 1596 年的 7 月 14 日搭船橫渡太平洋抵達馬尼拉。

五、1598 年廣東外海的「賓那」港事件

在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擔任菲律賓總督後不久，西班牙馬尼拉當局與日本的關係再度緊張起來。首先是 1596 年 8 月底一艘名爲聖·菲力普（San Felipe）號的加雷翁船，在自菲律賓航往墨西哥的途中，因風災漂往土佐而被豐臣秀吉下令沒收了滿載的貨物。不久，又發生豐臣秀吉下令於長崎處死 26 位天主教傳教士與教徒的事件，與此同時 1597 年 2 月又傳出豐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鮮（日本史稱之爲慶長之役）的消息。再度使得西班牙人對菲律賓

48 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p. 109.

的安全有所擔憂，於是在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的主持下召開了兩次軍事會議，⁴⁹ 商討如何進行菲律賓群島的防禦事務，甚至爲了要阻擋日本的南侵，還派遣 Juan de Zamudio 率艦前往呂宋島北方的臺灣探勘。⁵⁰

或許是西人想從明朝這裡獲得更多有關日本的資訊，也或許是爲了因應日本的可能南侵，需要獲得更多的軍事物資，於是馬尼拉當局派遣 Juan de Zamudio 於 1598 年 9 月 5 日率艦赴中國採買鐵、硝石、鉛、錫等物品。⁵¹ 當 10 月間 Juan de Zamudio 抵達廣州外海後，便派遣西班牙人員（可能是隨船的兩位方濟會會士）前往城內面見相關的明朝官員，據葡人的說法，西人饋贈了廣州官員許多華麗高貴的布料，⁵² 也因此 Juan de Zamudio 得以在離廣州 12 里格的「賓那」港暫泊，甚至還獲得許可前往廣州採買所需物品。

另一方面，雖然 Juan de Zamudio 也派人送信告知澳門的葡萄牙當局，但西人在廣州的貿易行爲，對於一直壟斷中國貿易的葡人，絕對是一個極大的威脅，攸關澳門葡人的重大經濟利益，且澳門葡人看出西人此一據有「賓那」港的行動，實隱藏更多與中國建立直接經貿的動機。⁵³ 因此，雖然雙方名義上都是爲西班牙國王效力服務，但仍因現實利益問題，使得雙方的緊張情勢，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⁵⁴

據 Antonio Pérez 向西班牙國王提出的請願書所載，他也參與了 1598 年廣州外海的「賓那」港事件。但是據筆者的考證，這位澳門華人抵達「賓那」等地的原因，並不是搭乘 Juan de Zamudio 的船隻，而是來自於另一場船難的意外。

話說 Luis 因西班牙當局認爲他太年輕，而派出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49 相關討論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頁 116-122。

50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頁 123-126。

51 不過有另一說法，根據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於 1599 年 7 月 12 日的書信，說 Juan de Zamudio 早於 1598 年 7 月前幾個月便出發了，所以究竟 Juan de Zamudio 自何時出發，還有待進一步的查證。

52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 335。

53 O. H. K. Spate, *The Spanish Lake* (Canberra: ANU Press, 2010), pp. 161-164.

54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 334-339；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頁 268-269。

接任菲律賓總督一職後，前面提到的葡、西冒險家 Blas Ruiz 與 Diego Belloso，又從柬埔寨派人送來好消息。據他們表示，他們已擁立新的柬埔寨國王，且控制部分的柬埔寨王國，但面對周遭的複雜局勢，仍希望能獲得馬尼拉的支持，並稱新國王允諾天主教教會至柬埔寨傳教。但這樣的訊息，最後遭到了新總督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的反對。或許是基於家族及個人的榮譽感驅使，或是對於印地亞斯委員會另派他人接任菲律賓總督一職的不滿，甫卸任的總督 Luis 決定以他個人的財產，招兵買馬組成第二次的柬埔寨遠征軍。而他對於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的要求，則是希望馬尼拉當局承諾他，如果真的成功佔有柬埔寨的話，讓他擔任柬埔寨總督一職，也就是比照 Hernán Cortés 與 Francisco Pizarro 的模式，讓他在中南半島開疆闢土。

1598 年 7 月中，Luis 率領了三艘船艦自馬尼拉出發，他們出發的時間，甚至還比 9 月初才出發前往廣州購買軍需品的 Juan de Zamudio，早了約兩個月。Luis 的船隊上，載有兩百名志願者，其中還有參與第一次柬埔寨遠征的道明會 Alonso Ximenez、Diego de Aduarte 神父，以及第一次參與的方濟會會士 Joan Bautista，和一些日本雇傭兵與菲律賓原住民，此外另一名教士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以及 Antonio Pérez，應該都是第二次遠征柬埔寨行動的成員。只是 Luis 命乖運拙，艦隊駛出馬尼拉灣後採取較安全的航線北上航行，希望經由呂宋島北方的麻里荖（Bolinao）岬角，切入南中國海，經海南島再到越南海岸，然後順東亞大陸沿岸洋流南下到柬埔寨，避開南中國海的西沙、南沙等危險海域。但不幸的是，船隊出航沒多久便遇到了暴風雨，漂到呂宋島北方的卡加揚（Cagayan）地區，⁵⁵ 稍事整備後 Luis 的船隊再度出航，但又再一次遭到暴風雨的襲擊，而在 11 月（也就是農曆十月）被迫漂到澳門附近。

面對船隻已嚴重受損的 Luis，在海邊華人的協助下取得一些小船及食物，但此時的他並不知道 Juan de Zamudio 也抵達廣東沿海，並取得明朝官員的同意暫泊在「賓那」港。迫於船隻無法航行窘況的 Luis，只好派人分別前往澳門以及廣州尋求援助。但正在為 Juan de Zamudio 取得「賓那」港得以貿易，而忿忿不平尋求報復機會的葡人，立刻將 Luis 派到澳門的兩名西人扣留

55 另有船隻可能漂到巴布揚（Babuyanes）群島。

投入牢中，甚至還派人前往廣州阻止 Luis 的人員與明朝官員有所接觸。幸運的是，被派往廣州的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以及他的同伴（可能就是 Antonio Pérez，因為他同時也是中文翻譯），在廣州遇到了 Juan de Zamudio 船上的人員 Domingo de Artacho 及 Marcos de la Cueva，並得知他們已獲准在「賓那」暫居的消息，因此 Luis 的人馬也就隨後移往「賓那」與 Juan de Zamudio 的人員會合。⁵⁶

相較於中文史料的記載：「呂宋國例由福建貢市，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指 Juan de Zamudio）。兩臺司道咸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諸澳夷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泊虎跳門（即西人的「賓那」），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Luis 的人員），舟破趨還，遂就虎跳，徑結屋群居不去」，⁵⁷ 與西文史料所載 Juan de Zamudio 與 Luis 兩方，以及他們船隻抵達的時間，完全吻合。⁵⁸ 只是中文史料未瞭解兩人的到來，完全是不同的因素。

之後在 1598 年 12 月底，Juan de Zamudio 完成採買工作，便自「賓那」港返回菲律賓，歷經 12 天的時間便從廣東回到呂宋島的甲米地（Cavite），同時帶回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於 1598 年 12 月 23 日寫給 Antonio de Morga 的信。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的信中，除了報告 Luis 等人在「賓那」的概況外，還提及 Blas Ruiz 從柬埔寨卡曼吉安（Camanguian）送來 50 擔胡椒，並提到柬埔寨國王分派九千名臣民給他，Diego Beloso 也有同樣多等等，可見當時這兩位葡、西冒險家在柬埔寨的發展還算順利。

另一方面，菲律賓總督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在得知 Luis 因風災漂至「賓那」的消息後，便派遣原要前往暹羅的 Joan de Mendoza y Ganvoa 的

56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p. 57-58.

57 明·郭棐撰，《廣東通志》，卷 69〈番夷七十〉，早稻田大學數字圖書館，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1508/ru05_01508_0030/ru05_01508_0030.pdf (2015.12.1 上網檢索)。

58 葡人與西人在廣東海域的衝突，據金國平的研究認為雙方確實發生過軍事衝突，但西人所稱曾擊斃葡人一事，葡文史料卻並未提及，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頁 334-339；較新的研究成果見 Paulo Jorge de Sousa Pinto, "Enemy at the Gates: Macao, Minila and the 'Pinhal Episod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16(2008.6): 11-43.

船前往「賓那」，並送去 Luis 需要的物品。1599 年 5 月有中國船隻抵達馬尼拉，捎來 Luis 在同年 3 月時，已準備就緒要再次航往柬埔寨的消息，因為 Luis 一直認為他當初所率領艦隊中的另外兩艘船，已經順利到了柬埔寨。再加上如同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前信所說的，Blas Ruiz 等人送來的柬埔寨好消息，更讓 Luis 一行人希望能前往柬埔寨與 Blas Ruiz 等人會合，但事實上 Luis 的船隻已受損嚴重無法出航，他們想要向明朝官員購買船隻，卻又遭到葡人的阻撓，所以遲遲無法成行。最後，好不容易終於買到一艘船得以出發前往柬埔寨，只是沒想到出航後兩天，船隻便嚴重漏水，使得 Luis 等人只好再返回「賓那」，並派四名西班牙士兵搭小船返回馬尼拉，請求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總督再支援他一些人力、武器及彈藥，以及一艘船。

獲知前總督 Luis 的求助後，菲律賓總督 Francisco Tello de Guzmán 的答覆，則是表示他目前也忙於提防日本的入侵，馬尼拉這裡的人員與武器也都不足，所以連他自己都很需要 Luis 所要求的物資。因此，他勸告 Luis，如果他已精疲力盡且缺乏物資繼續前往柬埔寨的話，不如就放棄遠征柬埔寨返回馬尼拉，而且馬尼拉也是很需要他的。總之現任總督用很冠冕堂皇又柔情的言詞，交由可能是要前往「賓那」港貿易的 Juan Tello y Aguirre 船長，帶給滯留在「賓那」的 Luis。

自此 Luis 瞭解到馬尼拉當局是不可能給予他任何支援的，於是在 1599 年 10 月間留下少數人繼續待在「賓那」港外，其餘人員便分乘兩艘船返回馬尼拉。⁵⁹ 事實上正當 Luis 忙於撤離「賓那」港時，原本在柬埔寨一切順利的西、葡遠征軍，突然事態急轉直下遭受當地回教徒的攻擊而死傷慘重，一切努力再度化為灰燼。⁶⁰ 至於那些留在「賓那」港的人，後來有些人最後死於疾病，如傳教士 Alonso Ximenez，有些則是轉往澳門，如 Diego de Aduarte 由澳門經果阿回到西班牙，直到數年後才與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59 上述有關 1598 年至 1599 年西班牙人在「賓那」港歷史的討論，主要是依靠 Antonio de Morga 的材料，但據筆者現已找到之新史料，如 1599 年 Melchor de Ayllón 所寫的 30 頁報告，或是葡萄牙修士 Miguel Daicha 寫給 Luis 的信件來看，此一議題都還有深入研究的空間，容筆者另文討論之。

60 見 Lawrence Palmer Briggs, "Spanish Intervention in Cambodia 1593-1603,"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39.1-3(1950): 156-157.

Antonio Pérez 等人在西班牙見面。⁶¹

而相較於中文史料所載：「……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嚴諭，焚其聚，次年九月（西元 1599 年 10 月），始還東洋，或曰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⁶² 西文史料所描述的時間，也與中文史料相符。唯一較不同的是，根據西人的說法，他們是因為後援無以為繼只好自行離去，而中文的記載，則有讓人認為是明朝官員用兵將西人「逐出」的誤解。可能的真相，應該是西人離去後，明朝官員再派兵去虎跳門，將西人臨時搭建的屋舍燒毀而已。另外，根據前述西人的說法，似乎他們在「賓那」的居留已獲得明朝官員的正式授權，但從中文史料來看，則似乎只是西人的「群居不去」，並未獲得明朝官員的同意，兩者說法南轅北轍。

筆者推斷，可能是明朝官員循澳門葡人的前例，先收受西人的賄賂，讓其船隻以遭遇風災需上岸曬貨之說詞滯留「賓那」，再等待進一步的情勢變化，沒想到後來西人被迫自動撤離，於是明朝官員們便可順勢宣稱是他們將西人逐出的。但事實上，西人一直到十七世紀初，都還認為他們已取得明朝的官方授權，獲准以「賓那」作為他們在中國沿岸的貿易據點，因此 1619 年道明會 Bartolomé Martínez 還寫了一份報告，分析「賓那」港與臺灣兩地設立貿易據點的利弊，從其口吻看來，似乎對西人取得「賓那」港合法居留一事，是深信不疑的。⁶³

當 Luis 打道回府回到馬尼拉後不久，西人在東亞的好運與獨霸時代，便隨著荷蘭人在東亞海域與菲律賓群島的出現，正式宣告結束了。首先，是宣稱在已取得明朝合法授權駐留「賓那」港的 Juan de Zamudio，於 1600 年 12

61 按理 Antonio Pérez 與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等人一抵達西班牙，應該便會與早先返回西班牙的 Diego de Aduarte 聯繫，但由於目前缺乏相關的史料證明，因此僅以 1610 年 Diego de Aduarte 替 Antonio Pérez 作證時的簽名，為確定兩人相見的時間。此處 Diego de Aduarte 的證詞中，首次提及 Antonio Pérez 是澳門華人，見 A.G.I., Contratacion 5317, N. 2, R. 49.

62 明·郭素撰，《廣東通志》，卷 69〈番夷七十〉，早稻田大學數字圖書館，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1508/ru05_01508_0030/ru05_01508_0030.pdf (2015.12.1 上網檢索)。

63 西班牙文傳抄本及中文譯本，見李毓中譯著，《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一）》（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 467-490。

月在一場與荷人的海戰中，隨著西班牙船艦在馬尼拉灣的翻覆而溺斃了，也就是 1600 年 12 月在馬尼拉灣所發生的西班牙聖·迪亞哥（San Diego）號與荷蘭船艦毛里留斯（Mauritius）號的海戰；⁶⁴ 而後，是帶著家族使命，始終對「征服者」頭銜懷著美夢的 Luis，在著名的第一次馬尼拉屠殺華人慘案前，於 1603 年 10 月 4 日因鎮壓華人的起義，反遭華人殺死，父子兩人相隔十年同樣死於華人之手。而在他死前三個多月，他還在因關心柬埔寨事務，再次寫信給西班牙國王請求給予其援助。⁶⁵

六、西班牙之行

或許是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等人自知失去了 Luis 的領導與支持，他們想要在對外拓展行動中功成名就，很難再實現。於是便在 1605 年以菲律賓教務總代表的身分，自馬尼拉出發經墨西哥前往西班牙，同行的還有方濟會的修士 Pedro Matias。這位 Pedro Matias 修士，同時也是 Antonio Pérez 在 1610 年 6 月向當局申請搭船返回菲律賓的許可時，在相關檔案上擔任公證人的兩位之一，顯見有可能 Antonio Pérez 是與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以及 Pedro Matias 一起搭船離開菲律賓的，所以才會與 Pedro Matias 如此熟識，⁶⁶ 而另一位公證人，便是曾參與柬埔寨遠征，後從「賓那」經澳門、果阿返回西班牙的 Diego de Aduarte。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Antonio Pérez 一行人約在 1606 年年底抵達西班牙南部的塞維亞，然後可能花了一年的時間協助 Antonio Pérez，準備相關法律文件並等待冗長的審查手續，才在 1608 年將請願書呈遞給印地亞斯委員會，也就是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四項恩賜。

而在 Antonio Pérez 提出請願後，相關檯面下的運作才自此開始。首先是在 1608 年 9 月 18 日由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以菲律賓教務總代表身分，在致戰爭理事會的信函中，提到：

64 有關此海戰的前因後果，西班牙人的說法可參考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pp. 167-181.

65 A.G.I., Contratacion 5317, N. 2, R. 49.

66 A.G.I., Filipinas 19, R. 4, N. 57.

在馬尼拉只有一個名為 Gregorio López 的外國人，他在新西班牙結婚，現在那裡擔任火藥師的工作，但已經年老，只能儘可能將新西班牙運來的火藥進行精煉，但不足以供應所有的需求。同時提到另有一名已婚並有小孩的華人名叫 Antonio Pérez，他是非常傑出的火藥師，如果能從廣州運來硝石的話，兩人一起工作足夠該地所有需求。⁶⁷

接著在 1609 年 1 月 18 日一封署名為 Juan de Mendoza 寫給戰爭理事會秘書 Juan de Ciriza 的書信中，便提到為菲律賓尋找一個鑄造師及兩個火藥師派往菲律賓群島一事：「目前只找到一個馬尼拉居民名為 Antonio Pérez 的華人，探知他是非常好的火藥師，且知道如何製作煙火，如果因其能力是適合的，即使他是華人也可以任用。反之，如果理事會裁定不宜的話，我會向國王陛下報告去找兩位火藥師……」。⁶⁸ 而後便在 1609 年 2 月 17 日理事會決議，同意任命 Antonio Pérez 為王室的火藥師一職，並獲得 400 匹索的年薪。⁶⁹ 後又分別在 1609 年 4 月 27 日以王室敕令（Real Cédula），⁷⁰ 以及 10 月 22 日的兩份王室敕令，告知當時的菲律賓總督 Juan de Silva，任命 Antonio Pérez 為火藥師一事，並且對於他所提出的分配載貨權一事，同意授與其兩個單位船隻總載貨的載貨權（carga）。⁷¹ 巧合的是，在此不久前的 6 月 19 日，其友人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亦以缺乏盤纏為由，向當局提出有關載貨權的申請。⁷²

獲得西班牙國王授予其「火藥師」頭銜及太平洋貿易載貨權後的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想必是歡喜地展開其回程相關手續的申請工作。在前述兩位證人的作證後，1610 年 6 月 9 日貿易局核與 Antonio Pérez 返回菲律賓群島的許可，寫道：

Antonio Pérez，馬尼拉市民，據稱國王陛下恩賜其該城市火藥師職務，他在馬尼拉已婚，懇求國王陛下恩賜其頭銜，並派遣其搭乘由 Santiago de

67 A.G.I., Filipinas 36, N. 40.

68 同上註。

69 同上註。

70 A.G.I., Filipinas 340, L. 3. Fols. 56v-57r.

71 原文為「dos cargas de ellas」，約等於一噸，但實際分配到的噸數，還得看船隻的大小，見 A.G.I., Filipinas 340, L. 3. Fols. 58v-59v.

72 A.G.I., Filipinas 27, N.74.

Arrieta 擔任艦長及大副的我們的救助聖母 (Nuestra Señora de los Remedios) 號出航……, 1610 年 6 月 9 日在塞維亞, 貿易局核給 Antonio Pérez 許可返回菲律賓群島。⁷³

不過由於西班牙駛往美洲墨西哥維拉克魯斯的艦隊, 通常是在每年的 4、5 月出航, 因此 Antonio Pérez 可能得待到隔年, 也就是 1611 年方登上船展開其浩瀚的返鄉路。但遺憾的是, 如同駛入太平洋中的小船般, 自此 Antonio Pérez 便消失在西班牙檔案中, 不知去向亦不知所終。

而一直想要取得「征服者」頭銜的菲律賓西班牙人, 直到 1626 年 Fernando de Silva 派兵佔領北臺灣, 在基隆設立聖·薩爾瓦多 (San Salvador) 城後, 總算達成部分 Luis 等人生前的拓展領土美夢。後來在 1631 年, 遠征柬埔寨行動成員之一的 Diego de Aduarte 神父, 曾以新塞哥維亞 (Nueva Segovia, 今呂宋島北部卡加揚地區) 主教的身分來臺視察, 如果此時他回想起二十多年前, 與其同伴們在柬埔寨及「賓那」港的歲月與經歷, 想必一定是不勝唏噓。⁷⁴ 而他的同伴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在歷經兩次往返西班牙與菲律賓的長程旅行後, 已在 1624 年死於馬尼拉。

七、結 語

十五世紀末葡、西海洋探險活動所展開的全球化歷史過程, 有如一個海中的漩渦, 凡被他們接觸「造訪」的地區或國家, 都有如海中的船隻一般, 即使費盡力氣想要掙脫, 但最終仍很難擺脫這一場全球化的趨勢與脈動。Gómez、Luis 父子的抵達東亞,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的前往柬埔寨、廣州以及兩度往返歐洲與亞洲, 還有 Diego de Aduarte 的環球之旅以及北臺

73 見 A.G.I., Contratación 5317, N. 2, R. 49.

74 較為特別的, 是 Diego de Aduarte 在其 1640 年出版的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Filipinas, Japón y China* 一書中, 除有兩個章節對 Luis 有較多的敘述外, 對於那些曾與他共事的伙伴如前述的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以及他曾為之公證的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則是少有提及, 或甚至隻字未提, 見 Diego Aduarte, O.P.,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Filipinas, Japón y Chin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63).

灣之行；透過這些活動，西班牙人在東亞拓展政經勢力範圍與宣傳天主教理念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科技與軍事技術，更重要的是爲了其目的而進行的文化接觸，其中包括了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及語言學等知識的建構與相互瞭解，只是這樣的互相瞭解，卻因明朝官方態度的消極而極度不平衡。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仍在對十六世紀以降的東、西方接觸中，東方爲何在相互模仿學習的過程中，小有斬獲後，卻終究在兩個世紀後敗下陣來的問題尋求答案；⁷⁵ 只是，這些尋找解答的過程，卻往往是在大歷史裡找尋大答案，對於底層小人物與那個時代的聯繫，一種使「歷史充滿活力的人類戲劇性發展」的聯繫，卻往往被忽略，因此，或許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的事跡，雖不能協助我們爲這個歷史發展結果找到答案，但至少可以提供我們另一種理解這段歷史的途徑。⁷⁶

Antonio Pérez，雖只是在此一全球化脈動中的小人物，但如果從較爲宏觀的全球史來看，這是自十六世紀初中國沿海華人從與葡人接觸開始，到十六世紀中葉後的參與，甚至定居在葡人據有的澳門或是西班牙的馬尼拉，長時間的交流、學習與模仿過程的縮影。不管是「海盜」集團如林道乾等人逐漸地轉型前往東南亞與該地的小國土王結盟，成爲一種新的貿易與軍事力量，或是如華人 Nacaparan Prabantul 在柬埔寨被擁立爲王等等，都是在這樣的歷史發展基礎上，以至十七世紀後許多的華商才得以在東南亞掌握該區域的貿易網絡與優勢，甚至而後才有曾到澳門、馬尼拉及日本居住，深切感受「全球」脈動與變化的鄭芝龍出現，憑藉著西方語言、知識與視野，稱霸一方。

至於有關澳門華人雇傭兵 Antonio Pérez 以及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在東南亞

75 見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 Jack A. Goldstone,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New York: McGraw-Hill, 2009)。另可參考邱澎生對這兩本書的討論，〈「互為主體」的比較全球史：由《大分流》到《何以是歐洲？》〉(未刊稿)，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12/interview/images/PsChiu_WhyEurope_theGreatDivergence20101014.pdf (2014.10.18 上網檢索)。

76 相關討論見蔣竹山，〈當代史學研究中的全球史與全球轉向初探〉，收於氏著，《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2)，頁 173- 216。

拓展的歷史，是否已經研究的很澈底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筆者近來在西班牙檔案館中，又找到 Blas Ruiz、Miguel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等人所寫有關柬埔寨遠征行動的豐富材料。主因是此時代的這群人有一個極為不同的特點，就是喜歡寫東西出版或是呈獻給西班牙國王，一則出版為書籍來彰顯其個人的功績，或藉以增加知名度；二是藉由書寫的報告，向西班牙國王懇求恩賞，以獲取更好的職位或是封為「委託監管（Encomienda）」主。⁷⁷ 也因此，Luis Pérez Dasmariñas 的這些拓展集團成員，後來都曾撰寫與柬埔寨軍事行動有關的報告。也因此，十六世紀末西人在東亞拓展的許多事跡，諸如豐臣秀吉對外擴張時與 Pérez Dasmariñas 家族之間的互動，其家族與澳門葡人的互動，以及集團成員彼此之間的人脈網絡關係等，皆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雖只是嘗試在浩瀚的西班牙文史料中，拼湊出一個澳門華人 Antonio Pérez 及其西班牙友人們的人脈網絡關係，以及其特殊的傳奇人生與冒險經歷。但是當時與 Antonio Pérez 一樣，為了謀生前往海外參與西方人在東南亞冒險與謀利的華人，其實人數遠超乎我們想像的多，而他們所涉足的東南亞事務程度，也比現有中文史料所載的廣泛與深入。只是，這些海外華人的事跡，往往因他們自身未能留下文字紀錄，無法被載入明代的史籍中而無從得知其事跡，幸而近年來隨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等國相關史料的大量發掘、翻譯與解讀，或許在不久的未來，我們還可以再從這些檔案中，找到與拼湊出許多類似華人柬埔寨土王 Nacaparan Prabantul 或 Antonio Pérez 等人奇特的海外冒險事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張燮，《東西洋考》，收於謝方校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5》，北京：中華書局，

77 委託監管制，簡稱託管制。西班牙國王將海外殖民地內未信仰天主教的原住民委託給西班牙人管理，因此這些西班牙人便成為原住民的「託管主」，讓這些原住民學習「文明」；與此同時，原住民則需提供勞務或交付農作物給託管主做為報償。

2000。

明・郭棐撰，《廣東通志》，早稻田大學數字圖書館，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1508/ru05_01508_0030/ru05_01508_0030.pdf (2015.12.1 上網檢索)。

李毓中譯著，《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一）》，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A.G.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Contratación & Filipinas.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Indias. Madrid: Cultural Hispánica, 1973.

Gil, Juan. *La India y el Lejano Oriente en la Sevilla del Siglo de Oro*. Sevilla: Biblioteca de Temas Sevillanos, 2011.

Gil, Juan.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 XVI y XVII*.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11.

二、近人論著

(日) 中島樂章 2011 〈14-16世紀，東アジア貿易秩序の変容と再編——朝貢体制から1570年システムへ〉，《社會經濟史學》76.4(2011.2): 3-26。

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 2009 《澳門編年史第一卷明中後期（1494-1644）》，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李毓中 1998 〈明鄭與西班牙帝國：鄭氏家族與菲律賓關係初探〉，《漢學研究》16.2(1998.2): 29-59。

李毓中 2001 〈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和臺灣（1565-1642）〉，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頁31-48。

李毓中 2005 〈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菲律賓華人生活（1571-1800）〉，《第九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437-477。

(日) 岩生成一 1971 《日本の歴史》，東京：中公文庫。

邱澎生 2010 〈「互為主體」的比較全球史：由《大分流》到《何以是歐洲？》〉(未刊稿)，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12/interview/images/PsChiu_WhyEurope_theGreatDivergence20101014.pdf (2014.10.18 上網檢索)。

金國平 2000 〈O Pinhal 與 El Pinal 考〉，收於氏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頁324-343。

金國平 2000 《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

金應熙主編 1990 《菲律賓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張 鎧 2013 《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

陳 波 2011 〈被擄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軍——以朝鮮史料《事大文軌》為中

- 心》，收錄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北京：中華書局，頁 59-84。
- 陳宗仁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荊和 1963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
- 湯開建 2012 〈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蹟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歷史研究》2012.6: 43-65。
- (美)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著，王玖玖譯 2015 〈一個中國農夫、兩個非洲男孩與一個將軍：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取向〉，《全球史評論》第 7 輯(2015.1): 44-62。
- (美)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著，陳信宏譯 2012 《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 蔣竹山 2012 〈當代史學研究中的全球史與全球轉向初探〉，收於氏著，《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頁 173-216。
- Aduarte, Diego, O.P. 1963.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Filipinas, Japón y Chin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
- Andrade, Tonio. 2010.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4(2010.12): 573-591.
- Boxer, C. R. and B. P. Groslier. 1958.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Ie siècle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espagno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Boxer, C. R. 1969. "Portuguese and Spanish Projects for the Conquest of South East Asia, 1580-160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2: 118-136. Later in Paul H. Kratoska, ed.,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1: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before 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26-140.
- Briggs, Lawrence Palmer. 1950. "Spanish Intervention in Cambodia 1593-1603."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39.1-3: 132-160.
- Cooper, Michael. 1972. "The Mechanics of the Macao-Nagasaki Silk Trade." *Monumenta Nipponica* 27.4(Winter 1972): 423-433.
- Crossley, John Newsome. 2011.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and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in the Golden Age*. Farnham: Ashgate.
- de Jaque de los Ríos de Manzanedo, Miguel. 2008. *Viaje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 y Occidentales: Año 1606*. Sevilla: Ediciones Espuela de Plata.

- de Morga, Antonio. 1997.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adrid: Ediciones Polifemo.
- de San Antonio, Gabriel. 1988. "Descripción del reino de Champa, y costumbres de los naturales." *Breve y Verdadera Relacion de los Sucesos del Reino de Camboxa, 1604*. In Roberto Ferrando, ed., *Relaciones de la Camboya y el Japón*. Madrid: Historia 16.
- de Sousa Pinto, Paulo Jorge. 2008. "Enemy at the Gates: Macao, Minila and the 'Pinhal Episod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16(2008.6): 11-43.
- Goldstone, Jack A. 2009.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 New York: McGraw-Hill.
- Mangas, Fernando Serrano. 1985. *Los Galeones de la Carrera de Indias, 1650-1700*. Sevill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CSIC.
- Ollé, Manel. 2002. *La empresa de China: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 Barcelona: Quaderns Crema.
- Pomeranz, Kenneth. 2009.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dao, Florentino. 1997. *Espanoles en Siam(1540-1939): Una aportación al estudio de la presencia hispana en Asi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 Scammell, G. V. 1980. "Indigenous Assista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ortuguese Power in A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dern Asian Studies* 14.1(1980.2):1-11. Later in Paul H. Kratoska, ed.,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1: Imperialism in South East Asia before 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41-150.
- Spathe, O. H. K. 2010. *The Spanish Lake*. Canberra: ANU Press.

Antonio Pérez: A 16th Century Chinese Mercenary Who Took Part in the Spanish Expedition to East Asia

Lee Yu-ch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utilizes first hand Spanish materials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Spanish expansion in Indo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Macanese-Chinese mercenary Antonio Pérez. Pérez participated in overseas expeditions conducted by the Spanish Governor-General of the Phillipines Luis Pérez Dasmariñas. The materials include Pérez's experiences of the 1596 Spanish expedition to Cambodia and his stories concerning their brief detainment on El Pinal, a tiny island off the Guangdong coast, due to a storm in 1598.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he author also explores how, after devoting twelve years of his life to Spain as a lowly rifleman, blacksmith, and translator, Antonio Pérez sailed from Manila to Spain seeking to benefit himself in this historical wave of globaliz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unique fate of Macanese-Chinese Antonio Pérez provided a fine sample case to illustrate the role oversea Chinese played in foreign expeditions conducted by the House of Dasmariñas at the end of 16th century. A summary of how the Spanish witnessed robust Minnan Chinese development in Cambodia, some of the Chinese even became self-proclaimed kings is also included.

Keywords: Spanish, Chinese, Philippines, Cambodia, Macao

* Lee Yu-chu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